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敦煌占卜文书与
唐五代占卜研究

【增订版】 黄正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敦煌占卜文书与
唐五代占卜研究

【增订版】 黄正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黄正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085 - 7

I. ①敦… II. ①黄… III. ①占卜—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6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97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增订版序

十二年前,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的论著还不多,本书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此问题的专著,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对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现象的研究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①。学者也给了本书一些让我愧不敢当的评价。

承蒙读者厚爱,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但直至最近,仍有朋友向我索书;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论著,也仍在引用本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炳青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提出应该出一个增订版,以满足学术界的需要。这一提议也是我所希望的,因此十分高兴。高兴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可以借此机会纠正书中错误,并补充新的占卜文书资料。其二,它说明本书仍然受到学术界关注,还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一定作用。

增订版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书中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误植的文书编号等)予以更正,同时将一些旧编号(主要是地方博物馆藏敦煌文书,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等)改为现在通行的新编号。

二、本书出版后,在部分内容收入张弓先生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②时,补充了27件占卜文书,这些占卜文书主要出自《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此次增订,将这27件文书补入。此外,又从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3—146册、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1—9册中搜集了占卜文书17件,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找到漏收的占卜文书1件,一并将其补入,并作分类解说。增加的具

^① 关于本书出版后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及唐五代占卜现象所取得的成就,可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体类别和数量如下：卜法类7件、占候类1件、梦书类1件、宅经类2件、葬书类4件、时日宜忌类4件、禄命类5件、事项占类9件、杂占类9件、其他类3件。其中据《俄藏敦煌文献》补25件、《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补2件、《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补12件、《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补5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补1件。经过这些补充，原书所收占卜文书增加到318件，即增加了45件。

三、本书出版后，我又就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本书研究课题的后续成果，可以说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多发表在不同的会议论文集中，找寻不易，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或可省却读者四处翻检的烦劳。

经过以上工作，本书所收敦煌占卜文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充实，行文表述更少错误，或许能比原版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帮助^①。

这是我所希望的。同时希望的，还有来自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是为序。

^①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篇幅、工作量以及再版的性质，对于原书出版后学术界涌现的研究成果，增订版只在相关门类的研究状况处作了极简单的提示，没有一一注明并吸收到正文中去，敬请读者谅解。

原序

占卜就是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已知事物推断吉凶祸福的预测术。由于人类有希望知道个人或集团或国家未来命运的愿望,又有趋吉避凶的心理,因此占卜自远古至现代都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对人类的行为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占卜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地位的高低和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大致说来,越是古代,占卜的地位越高,在社会上起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深入研究占卜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存在实况,就要具体而微地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占卜。但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实际上这种研究往往与占卜发生作用的程度相反,即越是近代,研究资料相对越多,研究也就越容易开展。

以中国为例,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占卜文献大量流传下来。目前我们看到的占卜典籍,绝大部分都是宋代以后撰写的。这就为研究宋以后的占卜术、占卜思想、占卜行为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但是唐以前则不同。拿唐代来说,比较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占卜典籍只有《开元占经》、《乙巳占》等数种。仅仅依靠这有数的几种占卜典籍来研究唐代的占卜实况,显然是不行的。比如,据此我们并无法知道当时使用了哪些占卜术,哪种占卜术比较兴盛、影响较大,哪些占卜术正趋于衰亡,并由此来探讨占卜术发展的规律。

或曰,正史的书志中不是保留了大量的占卜书目吗?据此不是也能研究当时占卜术的类型吗?不错,依据正史书目是研究学术史的重要途径,但是要注意,正史书目特别是像《旧唐书·经籍志》那样的书目,记录的几乎都是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而占卜,恰恰是在民间有着最广泛的流传,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占卜书不被登录在正史书目上。而缺少了对民间占卜书、占卜术的了解,占卜研究将是非常不充分的。因此,以往对唐代占卜的研究不能深入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料的缺乏。

如同《日书》的出土激活了对汉代占卜的研究一样,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

文书中的占卜文书也为研究唐五代占卜的学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份资料之所以珍贵,首先是由于它大大弥补了我们研究资料的匮乏。敦煌占卜文书以多于儒家经典的数量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占卜的流行状况;以十数种类型不同的占卜术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占卜术发展到唐五代时出现的特点和变化。其次,这些资料都是千年前的原物,没有经过后人加工,其中许多还是民间使用的占卜书。资料的原始性增加了它的可靠程度。据此不仅可以切实去研究当时社会的占卜特别是民间占卜术的实况,也可以辨别后代占卜典籍的时代性和真实性。比如后代那些托名于袁天纲、李淳风等人撰写的所谓唐代占卜书籍,用敦煌占卜典籍一比较,就立刻可以分出真伪来了。

但是,尽管敦煌占卜文书如此重要,使用者却甚少。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人将这批文书系统全面地整理后公诸于世。所以一般的学者不了解这批文书的数量、内容和价值。而之所以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实在于整理敦煌占卜文书有相当的难度。它不仅需要有专门的占卜知识,而且要有整理敦煌文书的经验。笔者出于研究唐五代占卜的需要,近两年来下大力气对敦煌占卜文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笔者的工作,首先是从已公布的数万件文书(也包括若干未公布的如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书)中将占卜文书挑出,然后将挑出的占卜文书分成不同类型,并注意在每一类中尽可能地按性质异同分出更小的类别,以便于读者利用。其次,笔者将敦煌占卜文书与公私书目记录的,以及流传下来的唐五代占卜典籍进行比较,借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其他地区使用的占卜典籍的异同,从而说明当时社会占卜的普遍性和地区的特殊性。最后,笔者研究了唐五代占卜的一般特点和向宋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及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特点及变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目的是研究唐五代的占卜,本书的落脚点最后也就归于这里。

书后所附的三种附录中,第一种“编号表”起着敦煌占卜文书索引的作用;第二种是深入研究“占卜与唐代政治”的尝试;第三种是在日本调查唐代占卜典籍的心得。三种附录都是对敦煌占卜文书整理工作的补充。

本书没有对每一件占卜文书都给出完整录文。这一工作将在以后陆续完成。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有志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五代占卜,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民俗史的学者(以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一份可靠的资料,为上述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本书所涉敦煌文书著录凡例

本书属叙录和研究性质,所涉敦煌文书的著录力求简洁,并因内容所需而略有差异。兹定简明凡例如下:

1. 一般使用简体字,个别情况使用繁体字。
2. 一般按行移录,以1 2 3顺序为行号;若连录,以」符号表示换行。
3. 凡异体字、俗体字,一般径录为标准简体字,个别情况下保留原字。
4. 凡误字,若为手误,一般径改。若为疑误,则字后使用圆括号(),其中标入正字;若正字不能确定,则其后加?号。
5. 凡阙字漏字,使用方括号[],在其中增入补字。
6. 凡衍字,一般径删,必要时加注。
7. 凡所录字有疑问而不能确定者,在字后加?号。
8. 凡文字不可识,或有阙文,若字数可知,依字数用□号标示;若字数不可知,行前用□号、行后用□号、行中用□号标示。其中以□号标示者,若能推测其字,则将所拟字放入□后圆括号()内,不能确定者在拟字后加?号。
9. 凡文书正文中的注文,放在圆括号()中;若原文为双行小注,一般改成单行并予以说明。
10. 凡校记的有无,以及行数的标注与否等,均依内容而定,不予统一。

目 录

本书所涉敦煌文书著录凡例	(1)
第一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与研究概况	(1)
一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概况	(2)
二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	(3)
第二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 比较(上)	(7)
一 卜法(一):易占与五兆	(8)
二 卜法(二):其他卜法	(16)
三 式法	(29)
四 占候	(35)
第三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 比较(中)	(49)
五 相书	(49)
六 梦书	(54)
七 宅经	(62)
八 葬书	(70)
九 时日宜忌	(78)
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 比较(下)	(94)
十 禄命	(94)

十一 事项占	(121)
十二 杂占	(142)
十三 其他	(152)
第五章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158)
一 唐五代占卜概况	(158)
二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170)
附录一	(181)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分类编号表	(181)
第二部分 占卜与唐代政治	(193)
第三部分 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	(209)
附录二	(213)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3)
第二部分 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	(227)
第三部分 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	(247)
第四部分 唐代的“坐龙”与“伏龙”	(258)
第五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逆刺占》 札记(附《逆刺占一卷》录文)	(261)
后 记	(289)

第一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与研究概况

敦煌占卜文书虽然自问世以来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与其他种类的文书比较，整理和研究的力度都不够。这首先是因为有关占卜的问题过去不大受重视，特别在国内，往往将它与“迷信”联系起来，以致研究者不愿涉足这一领域。其次，占卜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研究占卜需要一些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最后，敦煌占卜典籍与其他类型的典籍比较，不仅内容庞杂，而且书写混乱，多出自民间，因而保存得不好，这就为识别、分类、定名等带来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随着学界对社会文化、思想、知识的重视，占卜文化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随之也就变得日益兴盛起来了。

占卜是唐五代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本书所谓“占卜”，范围比较宽，主要包括《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同）著录著作中提到的预测术，即“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的“卜”、“占”和“形法”等，同时也包括同书“天文”类、“历数（或历算）”类、“兵（或兵书）”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预测术。

占卜典籍在当时曾有过广泛流传。但是，由于官方占卜书籍特别是与占星占候相关的书籍受到统治者的严密控制，民间占卜书又由于制作草率和随意而过于容易毁坏，加上印刷术尚未普及，因此唐五代占卜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若仅根据存世的占卜典籍很难对唐五代占卜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敦煌占卜文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唐五代占卜典籍的空白，是我们研究唐五代占卜历史和文化的一批极其宝贵的资料。下面我们将从整理敦煌占卜文书入手，来探讨唐五代的占卜现象。

一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概况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谓的占卜“文书”其实就是指占卜“典籍”。之所以称“典籍”是说这些文书都是当时的“著作”,不是档案、籍账类文字;而称“文书”则是过去延续下来的习用说法。在以下行文中,依场合不同,或称“典籍”或称“文书”,二者基本等同,可以互换,没有本质区别。大致上,从它是“书”的意义出发,我们称它为“典籍”;从它是敦煌卷子出发,我们称它为“文书”。

根据已公布的敦煌文书(主要是英藏敦煌文书、法藏敦煌文书、俄藏敦煌文书、国图藏敦煌文书、日本藏敦煌文书等^①)统计,现存占卜文书大约有318件。要说明的是,这一数字并不十分准确。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对“占卜”范围的认识不同,因此在计算占卜文书数量时自然也不相同。本书所谓的“占卜”文书,主要依据的是各家目录^②所认定的占卜文书,而《历日》^③以及与佛、道教相关的占卜文书基本不收^④。第二,在统计时,大部分文书是一号算一件,但有些文书在公布时已将若干号拼接,且没有标明各残片的号数,这些文书只好依公布时的状况,若干号算一件。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俄藏敦煌文书的场合^⑤。第三,有些文书很长、内容庞杂,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占卜,因此在分类计算时常常重复计算。这种情况涉及约40件文书。因此严格地说,现存敦煌占卜文书应该只

① 英藏敦煌文书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文书主要用“S”、“CH”表示;法藏敦煌文书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文书用“P”表示;俄藏敦煌文书据《俄藏敦煌文献》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版),文书用“Φ”或“Дх”表示;国图藏敦煌文书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版),文书用“BD”表示;日本藏敦煌文书主要据《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1—9册(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版),文书用“羽”字表示。其他一些散件,分别见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收入《敦煌丛刊初集·七》,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② 这些目录主要指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英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以及《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等。

③ 《历日》的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已见于其他文书,故此处不将其归入占卜文书范围。这样做也符合传统的分类方法。

④ 但如《灵棋经》,虽然收入《道藏》,却又是传统的术数著作,将它放在“占卜”类中更符合实际。《四库全书》即将其列入“子部·术数类”。

⑤ 一般而言,除俄藏敦煌文书外,同号文书的正、背面,算作两件文书。

有 280 件左右。

与其他类型的文书一样，统计占卜文书的多少虽然只有相对意义，即同是“一件”文书，有的长达数百行，有的只是有几个字的残片，它们的价值绝对不同，但是，件数的多少还是反映出一些问题。占卜文书有 318 件之多，甚至超过了“儒典”文书，这不正是占卜广泛流行的一个表现吗？下文还要谈到的占卜的类型问题，其中判断何种类型的占卜比较流行，其依据也是各类占卜文书数量的多少。

占卜文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部分文书没有题记、时代不详。占卜文书除少数传自官方或由官府中供养的占卜人员如“阴阳人”之类抄写外，大多数是在民间流传的。这些文书递相转抄，杂而且乱，时代很难判断。又由于抄自民间，书法不佳，错字俗字以及衍字漏字等比其他类型的文书更甚。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注意。

二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

敦煌占卜文书自问世以来就为人们所注意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做过系统的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一般说来，以往对个别文书个别典籍的研究比较多；对某一类占卜典籍的研究比较少，大概只有对“梦书”类文书和“卜法”类文书的研究比较突出^①。下面就以往研究中的重要者做一个大致的介绍。

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②（以下简称“王氏《叙录》”）中汇集了他人（主要是罗振玉、王国维、陈槃）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的敦煌占卜典籍有《易三备》、《灵棋经》、《白泽精话图》、《阴阳书》、《星占书》、《七曜星占书》、《相书》。这些研究主要从占卜典籍的内容、撰写经过、著录及流传情况，以及与当时占卜术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虽是解题性质，但对理解敦煌占卜典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的文书种类不多，每种只有两三件，这与当时阅读敦煌文书不易有直接关系。1986 年黄永武在此书基础上又编写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③（以下简称《叙录新编》），在上述各类占

^① 现在则对“相书”类、“宅经”类、“葬书”类、“禄命”类文书都有研究专著出版。详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卜文书中增加了一些近人的研究成果，但极少，计有《白泽精怪图》5篇、《星占书》1篇、《七曜星占书》2篇、《相书》1篇。在各类文书中又附录了一些原件，但其中有的归类不确，比如《星占书》类中附录的两件所谓《星占书》其实一是《宅经》，一是“禄命”类、“宅经”类文书。

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①（以下简称“高氏《古俗》”）主要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涉及的文书有：卜法类3件、相书类9件、符咒类文书中与占卜相关的2件^②、算命类2件、杂占类4件、梦书类4件、择日类1件、七曜日占类4件、宅经类4件。后又写有《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一文^③。高氏的研究入手早、涉及面宽，在推动占卜文书研究方面功不可没。他的研究的特点是将占卜与民俗相联系，所引文书大部分都有录文。缺点是对整个占卜体系了解不够，录文错误甚多，由此引发的议论很多并不能成立。

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 ki）《敦煌数占小考》^④（以下简称“马克《数占》”）研究了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卜法”类，涉及的卜法有：五兆卜法、易占法、十二钱卜法、灵棋卜法、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孔子马头卜法、摩醯首罗卜法、缺名占法、周公孔子占法，涉及的文书有28件。马克主要从数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着重分析演卦法，认为这些卜法都是“数占”，“属于世界上通行的偶算卜”。文章的分类和定名还有可商榷处。

日本学者池田温主编的《敦煌汉文文献》^⑤中收有菅原信海著《占筮书》一章（以下简称“菅原《占筮》”）。菅原氏在此章中介绍了十五类占卜文书，即一、周易，二、易三备，三、灵棋经，四、白泽精怪图，五、瑞应图，六、阴阳书，七、宅经，八、解梦书，九、星占书，十、相书，十一、占卜书，十二、运命占，十三、卜筮书，十四、太史杂占历，十五、孔子马头卜法。菅原氏的分类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周易》一般视作“经”而不被视为占卜书，《瑞应图》在唐以后一般也不被视为占卜书。第二，所分的十五类中，有的只是一种书如《灵棋经》，有的却是一类书如“星占书”，

① 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本书对占卜文书的分类中没有“符咒类”，高氏所举两件文书分别归属在“宅经类”和“占病类”中，说详后。

③ 文载中国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

④ 文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3月，第131—156页。

⑤ 属《讲座敦煌学》系列的第5卷，大东出版社1992年版。

标准不一。第三,有些种类所指不明,如“占卜书”和“卜筮书”。从大的方面说,所有占卜文书都可以归入“占卜书”,故此处的“占卜书”指什么就让人弄不明白了。同样,“卜筮书”也是一个大类,它和“占卜书”类在内容上有相当的交叉。此外,即使依菅原氏的分类,也有不妥之处,如将“悬象占”归在“占卜书”类而不入“星占书”,又将“太史杂占历”单为一类,等等。菅原氏文章提到的占卜文书,除去《周易》和《瑞应图》外,共有87件,其中有5件重复,故实有82件。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将法藏文书错写作英藏文书等。

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①(以下简称“法国《论文》”)收有5篇有关占卜的文章,即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五姓堪舆”法》、《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这几篇文章初发表于法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至第3卷(1979—1984年)和《远东学刊》1987年第3期,是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比较早的文章,可惜国内受语言影响,大部分学者直到1993年以后才读到这些文字。这些文章对所涉占卜文书介绍多,研究少,有的附有录文,但录文有些错误。

郑炳林、羊萍的《敦煌本梦书》^②(以下简称“郑氏《梦书》”)在戴仁、高国藩、刘文英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梦书进行了全面研究,是研究敦煌梦书的集大成者。郑氏在此书中不仅对敦煌16件梦书全部作了录文,而且分别研究了“敦煌本梦书整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敦煌本梦书分类定名与年代判定”、“敦煌本梦书比较研究”,以及“敦煌本梦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比较翔实。

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③(以下简称《敦煌辞典》)关于占卜文书大致有以下条目:解梦书、相书、阴阳书、易占法、周公卜法、周公孔子占法、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五兆经法要诀、管公明卜要诀、逆刺占、孤虚占、推产妇何时产法、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推人九天宫法、太史杂占历、手诀、推九宫行年法、易三备、纳音甲子占人姓行法、乌鸣占、摩醯首罗卜法、杂卦书、杂占书、各世游魂六十四卦、推符天十一曜

① 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③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星命法、宅经、护宅神历卷、葬录、堪輿书、九宫图、白泽精怪图、灵棋经。提到的文书有103件，除去重复，计有文书96件^①。限于辞典性质，书中没有对占卜文书进行分类，但将“灵棋卜法”归入道教、将“白泽精怪图”归入四部书，归类似有不妥。辞典中有关“卜法”文书部分基本来自前述马克的文章。辞典在文书的定名、解释中存在着一些可商榷处。

除这些集中的研究外，还有一些零散论文，我们将在以下论述的相关处提到。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知以往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不够全面。前述论著中提到文书最多的是《敦煌辞典》，但也只有90余件，不足全部敦煌占卜文书的三分之一。二是由于研究的不全面，即对敦煌占卜文书的全貌不够了解，因此在分类、定名、录文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三是就某一类文书的研究而言，马克《数占》和郑氏《梦书》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前者偏重于演卦，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涉及不多。

鉴于这种情况，本书首先将着重介绍敦煌占卜文书的分类。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拟将敦煌占卜典籍在书目（主要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的著录情况，以及敦煌占卜典籍与传世本的异同都放在各类文书中一并研究。这样或可避免叙述的重复和混乱，也有利于读者的掌握和比较。

^① 96件文件中还有若干件是藏文占卜文书。这些文书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第二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 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上）

占卜文书的分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各类占卜术本身有兴衰存没、分化组合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对占卜的认识也在变化。《汉书》^①卷三十《艺文志》分数术类为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兵家类中的“阴阳”也与占卜相关。到《隋书》卷三四《经籍三》（以下简称《隋志》），除在“兵”和“天文”中录有与占卜相关的著作外，其余占卜书均归入“五行”。至于在“五行”中的分类则没有明说，分析当大致分为三类，即卜筮、占事、形法。《隋书》的分类对后世影响甚大。《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以下简称《新唐志》）就都基本沿袭了《隋书》的分类。当然在具体的书目上作了些许调整，比如将《瑞应图》类从“五行”中提出来，放在了“杂家”类。这反映了唐人对《瑞应图》类著作性质的看法。不用说，这种看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到《宋史》卷二〇六《艺文五》（以下简称《宋志》），仍采用《隋书》的分类，只是多了一个“蓍龟类”。实际上，“蓍龟类”中有关龟占的极少，大量的都是易占，反映了宋代“易学”研究的兴盛。

但是也有学者不满足于这种分类，特别是认为将众多占卜术都归在“五行”类中，过于笼统。因此有人试图在上述分类下进行更细的分类。比如郑樵在《通志·艺文略》^②中从“兵家”中分出“兵阴阳”；从“天文”中分出“天文总占、五星占、杂星占、日月占、风云气候占”几种；将“五行类”分为“易占、轨革、筮占、龟卜、射覆、占梦、杂占、风

^① 本书所引《汉书》及以下《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都使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36年世界书局本（该本据乾隆中于敏中重刻明陈宗夔校刊本排印），1990年。